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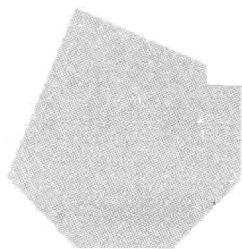


异质文化

# 想象的边际

陈众议 / 著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 想象的边际

陈众议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想象的边际 / 陈众议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3

(驿马文丛)

ISBN 978-7-5360-7414-9

I. ①想…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8937号



丛书策划: 钟永宇

责任编辑: 林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 
- |      |   |
|------|---|
| 书 名  | 想象的边际<br>XIANGXIANG DE BIANJI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br>(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br>(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9.875 2 插页                                |
| 字 数  | 219,000 字                                 |
|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5.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序

历史具有颠覆性、取代性和不可逆性。如是，作为历史的必然，跨国资本主义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必然显现，而且已然显现。但是，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必然也不等于理想。于是，尽可能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而文学在这中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盖因文学是加法，向着理想而在，并且不可再造。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有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文学作为民族文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此外，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便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保守。孔子克己复礼是因为“礼崩乐坏”；王国维之死是基于“今不如昔”（即“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继承，而非简单复制。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只产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说法显然是在指斥我们缺乏创造。

我们当然不缺思想，但伟大思想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文学理论亦然。如今，我们并非没有可能，更不应坐以待毙。我们有能力探寻和把握事物规律，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充斥我国当代文坛的除了大量的山寨品，还有不少较之于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精神垃圾；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文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乱飘的裹挟下势不可挡。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根脉和认同基础的语言正日益面临被肢解和淹没的危险。看看我们的文艺作品（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新近的《亲密敌人》和《小时代》，相对普遍的则是夹生洋文充斥的新新文学、二微书写）。对此，但凡敏感一点的人都会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面对外邦入侵，都德（《最后的一课》）借人物“老师”之口对同学们说：“只要法语不灭，法兰西将永远存在。”而当今世界，弱小民族（部落）的语言正以高于物种灭绝的速率迅捷消亡。难道我们不应对自己的语言危机有所警觉吗？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尚且缺乏意识和警觉，况乎少男少女！诚然，即使是在同属西方体系的欧洲，譬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等等，像《亲密敌人》《小时代》这样的影片大抵不会有人去拍，且不说它所张扬的是那样一种浮世绘式的西化的“虚荣尚贵”生活。

凡此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又到了危险的时候！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我们

古人的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亡，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反转而成为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化吸，正在饕餮般吞噬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载体和民族认同的介质或纽带，正在消亡。其征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流行声色。

与此同时，有一股思潮正甚嚣尘上，其核心指向在于认为中文（一曰方块汉字）像一个猪圈，圈住了国人的思维和想象。这种谬论虽不新鲜，然沉渣泛起却大有因由。先说它如何不新。本人愚钝，记性也不算好，但多少读过些书，且对有关论调有点印象。譬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间或其后就有人宣扬过废黜中文。其中钱玄同先生是这样说的，中国欲得新生，必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当时此话不孤，响应者不寥。但时至今日，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方块字无论在输入速率还是思想、感知、审美维度方面均优于拼音文字之际，又如何掀起废黜浪潮了呢？岂不怪哉？但怪也不怪，正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而文字是历史的载体和介质，对中文的怀疑背后其实还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此其一。其二是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蔓延越来越视中文为障碍，不仅洋人如此，就连不少祖国的花朵也恨不能将中文彻底消灭，再踩上一万只脚，以绝麻烦。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原因，甚至偏见和盲信。

人类借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民族语言文

学作为人文核心，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民族语言文学不仅是交流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审美对象，而且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和一般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传统。而语言永远是最大的传统。问题是，我们在做些什么？从幼儿到研究生，国人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已远甚于母语，以至于不少文科博士再不擅用中文写作，罔论文采飞扬。于是，有家长愤而极之，居然将孩子关在家里用《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弘扬“国学”、恢复“私塾”。殊不知人类是群居动物，孩子更需要集体。

多么可怕的两难选择！

总之，西风浩荡，肯德基和麦当劳、好莱坞和迪斯尼占据了全球儿童的共同记忆，而英语正在成为许多中国孩子的“母语”。这才是最糟糕的本末倒置。因此，辨识和批判、格致和守望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我等终不免血液涌动，基因奋激。这是母语和文化母体的召唤，自然而然。

是为序。

## 目录 contents

序 / 001

### 上编 远近杂谭

评莫言 / 003

评贾平凹的《带灯》及其他 / 021

评《人面桃花》或格非的矛盾叙事 / 038

葡萄牙语当代文坛三剑客 / 060

童心剖诗

——评博尔赫斯 / 072



经典的保守

——再评《百年孤独》 / 091

巴尔加斯·略萨与“否定的自由” / 109

阿连德的本色与杂色 / 126

早期西方传教士：文学与殖民幻想 / 138

骑士小说：美梦成真的强劲想象 / 151

## 下编 古今因缘

文学原理学批判·导言 / 161

文学的有用与无用 / 177

悲剧与喜剧之争 / 189

关于情节与主题 / 211

传统与时流 / 225

经典背反及其他 / 240

民族性与世界性 / 262

文学“国际化”刍议 / 280

／ 上 编 远 近 杂 谭 ／



## 评 莫 言

莫言的这个诺贝尔奖，几可谓是国人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这期盼中既有“走向世界”、争取了解和被了解的急切，也有不甘寂寞和底气不足、价值标准阙如等诸多原因与复杂情感。然而，当金灿灿的奖牌伴随着西方文人与媒体的嘈杂声果真“哐啷”一下落在莫言手上时，人们的复杂情感比之前更复杂了，甚至可以说是旧魅未祛新魅又增。作为业内学人，我以为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客观、公允地谈谈莫言及他的创作，当然尤其是他的创作。

我第一次见到莫言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近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梦甫醒，初次见面的情景已然淡忘，唯有他敦实的模样和淳朴的笑容仍在眼前，而且它们一仍其旧，仿佛莫言从来就没有陌生和年轻过。我想，所有了解他、熟知他的人大抵会有一个共识，除了在亲友面前更加憨态可掬，他给人的印象始终可以浓缩为：长得不那么帅，可不失为堂堂的山东汉子；穿得不算讲究，却称得上干净利落；话并不多，但总是大方得体；反应虽快，然内敛得有点大智若讷。至于他的创作，则远非三言两语可以涵括。

最简便的方法也许是从瑞典学院的授奖理由说起。2012

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莫言获奖并认为他“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虽然“hallucinatory realism”并非严格意义上的“magic realism”，但我们的媒体还是不由分说地将它译成了“魔幻现实主义”，谓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下融为一体”。当然，瑞典学院也特别提到了莫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关系。那么，我就由此入手，说说他及他与魔幻现实主义，乃至世界文学的关系。然而，鉴于话题太大，我这里实实的只能点到为止。



众所周知，魔幻现实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读者视阈的，尤其是随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坊间的流传，我们也便有了属于自己的解读和变体。“寻根文学”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支。而“寻根”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适值“宇宙主义”和“土著主义”在拉美文坛斗得你死我活。宇宙主义者认为拉丁美洲的特点是她的多元。这种多元性决定了她来者不拒的宇宙主义精神。反之，土著主义者批评宇宙主义是掩盖阶级矛盾的神话，认为宇宙主义充其量只能是有关人口构成的一种说法，并不能解释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在土著主义者看来，宇宙主义理论包含着很大的欺骗性，盖它拥抱的无非是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而拉丁美洲的根恰恰是被西方文化所阉割、遮蔽的印第安文明。这颇能使人联想起同时期我国文坛的某些争鸣。世界主义者恨不得直接照搬西方文

化，甚至不乏极端者梦想扫除国学、抛弃汉字；而国学派，尤其是其中的极端者则食古不化、抱“体”不放。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的胶着状态至今未见分晓。前卫作家始终把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希望寄托在赶潮与借鉴，而乡土作家却认为最土的也是最民族的，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而“寻根”这个概念正是二三十年代由拉美土著主义者率先提出的，它经现代主义（形形色色的先锋思潮）和印第安文化（其大部分重要文献于30年代及之后陆续浮出水面）及黑人文化的洗礼，终于催生了魔幻现实主义。然而，翻检我国介绍这个流派的文章，跃入眼帘的大多是“幻想加现实”之类的无厘头说法；或者“拉丁美洲现实本身即魔幻”云云。诸如此类不着边际的说法没法令丈二和尚摸着头脑。哪有不是幻想加现实的文学？谁说拉丁美洲现实本身即魔幻（或神奇）呢？加西亚·马尔克斯倒是说过，“拉丁美洲的神奇能使最不轻信的人叹为观止”；他故而坚信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而不是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代表。问题是：作家的话能全信吗？

我兜了这么一个圈子无非是想从根本上说明莫言是如何理解《百年孤独》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句话：他在《百年孤独》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看到了“集体无意识”。它沉积于民族无意识中，回荡着原始的声音。用阿斯图里亚斯的话说，它是我们的“第三现实”或现实的“第三范畴”。“简而言之，魔幻现实是这样的：一个印第安人或混血儿，居住在偏僻的山村，叙述他如何窥见一朵云彩或一块巨石变成一个人或一个巨人。……所有这些都外乎村人常有的幻觉，外人谁听了都会觉得荒唐可笑、不能相信。但是，一旦生活在他们中间，你就会感觉到这些故事的分量……它们会转化成现实，成为现实的组成部分。”阿斯图里亚斯如是说。而卡彭

铁尔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这一点，即加勒比人的“神奇现实”，谓“不是堂吉诃德就无法进入魔法师的世界”。他们所说的“第三现实”或“神奇现实”恰恰就是布留尔、荣格和列维-斯特劳斯不遗余力阐发的“集体无意识”或“原始经验遗迹”。<sup>①</sup>而原型批评理论家们的高明之处在于发现这些“集体无意识”或“原始经验遗迹”不仅仅生存于原始人中间，它还普遍生成或复归于文学当中。然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莫言的伟大在于揭示了各自从出的生活奥秘，即“集体无意识”或“原始经验遗迹”在现实生活中的奇异表征，以及这些表征所依着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或语境。正是在相似，且又不同的生活和语阈之中，莫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了美丽的神交。

在我的印象当中，莫言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到过这一点（“集体无意识”），但他悟到了，而且神出鬼没、持之以恒地将它“占为己有”；甚至踵事增华，最终令人高山仰止地缔造了魔幻的或者幻觉般的“高密东北乡”。当然，他并未一蹴而就。在《红高粱家族》中，他所表现的还只是生活的野性。祖辈的秘方也透着恶作剧般的巧合或艺术夸张。但是，“集体无意识”在莫言的艺术世界中慢慢孕育，直至生长并发散为《丰乳肥臀》教堂边的浮土：“上官吕氏把簸箕里的尘土倒在揭了席、卷了草的土坑上，忧心忡忡地扫了一眼手扶着炕沿儿低声呻吟的儿媳上官鲁氏。她伸出双手，把尘土摊平，轻声对儿媳说：‘上去吧。’”<sup>②</sup>就这样，上官鲁氏开始独自生她的第八个孩子，因为婆婆要去照拂驴子：“它是初生头养，我得

---

<sup>①</sup> 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黄奇铭译），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38—165页。

<sup>②</sup> 莫言：《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去照应着。”之后是可想而知的女人的痛苦。同样，在以后的作品中，莫言一发而不可收。譬如，《生死疲劳》用了佛教六道轮回的意象，而《蛙》则明显指向了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的信仰：“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类似风俗大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华大地，譬如叫男孩狗呀猫啊，或者草啊木的，用莫言的话说，“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sup>①</sup>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业文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使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自给自足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的（柏杨语）。而依恋乡土者必定追求安定、不尚冒险，由此形成的安稳、和平的性格使中华民族大大有别于游牧民族和域外商人。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人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涵括。然而，从最基本的社会基础看，小农经济，人人明哲保身，对左邻右舍也就渐渐地淡却

---

<sup>①</sup> 莫言：《蛙》，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了族裔意识。这样的人民，唯有在群体性造反或革命的名义下才能革命或盲动。是谓“团沙效应”。而盲动的结果就是焚书坑儒，就是文字狱，就是“文革”，就是改朝换代，就是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当然，只要条件允许，不仅是中国，其他民族如德意志等，也会盲动，也会疯狂……）这是莫言之所以表面洋洒，实则沉痛（甚至冷酷和深刻）的原因所在：现实基础。

于是，马孔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约克纳帕塔法的福克纳在此殊途同归。<sup>①</sup>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模仿和被模仿，而是一种美丽的神交：一种艺术的心领神会，它无需言表，甚至难以言表，盖它或许是不理智的冲动、潜意识的接受，一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与阿斯图里亚斯或鲁尔福等师长前辈的关系（否则他就不会一再否认他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关系，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神奇即拉丁美洲现实的基本特性）。他们无须从理性或学理层面上言说“集体无意识”。我们更没有理由要求他们成为理论家。

## 二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全世界少有作家像莫言这一拨中国作家那么谦逊好学的。他们饕餮般的阅读量足以让多数专业外国文学研究者感到汗颜。这是后发的幸运，也是后发的无奈。但正所谓取精用弘，披沙拣金，莫言们并非没有自己的取舍和好恶。简而言之，概而言之，莫言是优秀中国作家的代表

---

<sup>①</sup> 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